

華人在馬來西亞

鄭月裡 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華 人 穆 斯 林 在 馬 來 西 亞

鄭 月 裡 著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 行

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 / 鄭月裡著. -- 初
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 101.07
頁；公分（文史哲學集成；620）
參考書目：頁
ISBN 978-986-314-046-7（平裝）

1. 伊斯蘭教 2. 華僑 3. 馬來西亞

258.386

101014303

文史哲學集成

620

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

著者：鄭月裡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www.lapen.com.tw>
e-mail: 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七二〇元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2012）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2013）三月修訂再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86-314-046-7

00620

序（一）

華人移居馬來半島甚早，約在第十五世紀初馬六甲王朝建國後，華人即有前往該國從事貿易及商業活動。雖然該國從第二位國王伊斯干達沙改宗伊斯蘭教，但無法確知當時住在該國的華人有多少是穆斯林。明朝鄭和曾率軍駐守馬六甲，建立中國和馬六甲的密切關係。鄭和具有伊斯蘭教背景，其部屬有多少是穆斯林，以及其在東南亞和南亞的活動，對於伊斯蘭教之傳佈有何影響，則少有歷史文獻記載。

從第十八世紀以後，馬來人從印尼群島移入馬來半島者日多，伊斯蘭教亦隨之散播擴大，從馬六甲向南、東和北方擴散，馬來人和伊斯蘭教成為二而為一的宗教族群。有不少的書籍記載，當第十九世紀大量華人移入馬來半島後，有不少華人娶當地女子為妻。由於這類記載並未詳明是何種當地女子，致生疑惑。蓋若係馬來女子，其信仰伊斯蘭教，如何能嫁給非伊斯蘭教徒之華人？抑或有人以為華人娶馬來女子者，有改宗之可能。無論如何，這些問題都沒有確切的記載，因此，很難給予可靠的答案。

關於華人信仰穆斯林之人數，最早的統計是英國人巴素(V. Purcell)在1931年所做的田野調查，他調查的資料顯示當時改宗為伊斯蘭教徒的華人人數有3443人，占當時華人口的比例

很少。至 1970 年代，馬華穆斯林人口略增，約有 7001 人，占馬來西亞穆斯林總人口數的 0.14%。2000 年，馬華穆斯林人口增加快速，成長八倍，約為 57221 人，約佔華人人口的 1%。在這些新皈依伊斯蘭教的華人中，馬六甲、吉蘭丹、登嘉樓和沙巴四州，男性多於女性，其餘各州則是女性多於男性。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居多數的吉蘭丹和登嘉樓兩州，華人皈依伊斯蘭教者比例較高。

華人具有堅強的華人特性，維護其傳統習俗和文化的心理強烈，雖然易地而居，亦很難消除其此一華人特性。因此，在馬來穆斯林社會環境中，華人改宗，雖不令人感到意外，亦有其理路可尋。通婚、對伊斯蘭教的瞭解和學習、親朋好友的影響以及經濟因素等，可能是導致華人改宗的最主要因素。無論何種原因，改宗者必須逐漸放棄華人特性，飲食習慣也要跟著改變，最為痛苦的是他（她）會逐漸脫離其過去的親友生活圈關係。至於他（她）改宗後，是否因此能進入馬來穆斯林社會的生活圈又是另一個重要的考驗。隨著馬來西亞社會的日漸開明，華人改宗已成為普遍可接受的觀念，未能習慣於馬來穆斯林社會者，亦能重回華人社會圈。馬國法庭對此華人改宗問題，都能合理審理，唯獨對馬來穆斯林改宗者採取嚴格限制態度。

在台灣學術界，馬華穆斯林是一個極少人研究的課題，鄭月裡女士對於該一課題極富興趣，在其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起就專注該一課題，其為了蒐集及進行田野調查研究，曾先後前往馬國 8 次，深入有華人穆斯林居住的窮鄉僻壤進行口訪，其鑽研之深和勤，令人折服。當時鄭女士家有夫婿及兩位子女待伺候，且其本人還在玄奘大學任教，而能在如

此繁忙的工作下完成其博士論文，其堅強意志力，更令人讚佩。

鄭月裡女士的博士論文前後花了 7 年時間，通過論文口試後又對論文內容作了增補修改，使該論文更具正確性，其為學之態度孜孜矻矻，誠為學界典範。

茲該書即將出版，請余作序，謹嘉言勉之，以為後進青出於藍之期許。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陳 鴻 瑜 謹誌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8 日

10 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

序（二）

馬來西亞這片美麗的國土，亙古以來，闊然大公地哺育著各種民族、文化、宗教乃至不同物種的生靈。但是撇開其他物種不論，人類既有異族群、異文化、異宗教的共同存在，那就難免會出現彼此間的隱性張力與顯性衝突。倘若任令張力緊繃乃至衝突擴大，對任何一方都難免造成傷害。因此為了維持社會秩序與族群和諧，人們必須建立「平等尊重多元文化」的共識。

然而要建立這樣的共識，殊屬匪易。因為人們對於所屬族群、文化與宗教有感情上的歸屬，有行為上的慣性，有意識形態上的認同，這使得人們容易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防衛心與排他性。因此所謂的「平等尊重多元文化」，大概也只能達到「各自劃界，互不干涉」的地步。至於弱勢族群在強識族群間的夾縫中生存，其動輒得咎的處境，就更是倍極艱辛。

馬來西亞華裔穆斯林族群在大馬人口的比例上，明顯地屈居弱勢。這種跨民族、跨宗教與跨文化融和的典範性角色，原本可以讓大馬打造一個「多元文化平等尊重」的平台，然而他們卻承受著被邊緣化的尷尬處境。他們的原生族群（華人）與他們的認同對象（馬來人的穆斯林），都視他們為「非我族類」，這使得他們在兩大族群間動輒得咎，遑論成為大馬「多元文化平等尊重」的典範！

尊重，必須墊基在同情瞭解的基礎上。同情地瞭解對方的處境，才能讓人設身處地關切對方，為對方設想。「尊重多元」的價值是極其可貴的。它是人類知識得以豐富、有趣，並充滿未來潛力的重要基礎；更明確地說：它也是社會和諧與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

當代文化人類學家，在研究態度上有其「文化相對論」的基本立場，其好處在於破除文化優越意識，破除殖民主義或種族歧視的盲點，接受種族多樣化以及文化、宗教、思想多元化的價值觀。而月裡教授恰巧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化人類學者。她所研究的課題——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讓我們在「尊重多元」的共識基礎上，得以「同情瞭解」馬華穆斯林的處境。

本書內容十分豐富，為了讓讀者體會馬華穆斯林當前處境的前因後果，作者先行拉大視野，敘述馬來西亞的華人移民史與宗教流變史，接著才將討論聚焦於馬華穆斯林。她為了研究這個議題，八度進出馬來西亞，作一系列的質性訪談，並援引許多既有的量化數據，交叉比對而作出詮釋分析。訪談觸角廣及清真寺、馬華會社、馬華穆斯林社群、家庭乃至不同性別、背景、類型的個案。

在尊重多元價值觀的前提下，她一方面對其研究對象——伊斯蘭教，有高度的正面評價，期能改變讀者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她以既有報導及質性調查的鑿鑿證據，達成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結論：當代馬華穆斯林的弱勢處境，不僅是信仰問題，也是族群屬性與文化認同的問題，它更被政客操弄而成為政治問題。原來，跨族群之個人間的善意互動較為容易，升高到團體層次反而較為困難。

這樣的發現是十分重要的。它解答了一項普世族群衝突的根源問題：由於人皆有其推己及人的良知，因此個人之間的真誠互動，未必見得那麼困難；但是一旦進入集體運作的過程，那時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身影與面目反倒是模糊的，人們會聚焦於族群之間權勢消長與利益板塊的思維，而失去了生命與生命之間同情共感的能力。

因此，本書不僅祇是為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研究，作出了良好的學術貢獻，更重要的是，它點出了在地性與全球性的共同問題：面對著族群、文化與宗教的張力與衝突，被迫接受或主動接受強勢文化與宗教族群的同化，會是消弭族群衝突的好法子嗎？任何世界性的宗教，在傳佈的過程中，都難免夾帶著文化的要素。文化原本並不同於各該宗教的本質，但文化要素往往從根源處滲入經典，以增強其不可違逆的權威性，並且貫徹於衣食住行各項細節，這種生活上的外顯特質，較諸潛隱於內心世界的思想信念，更加迫使人們在公眾中表態、歸隊。這就帶來了「文化霸權」的問題。

本書作者對伊斯蘭教的信仰部分，有著高度的尊重。但是對於文化挾其宗教權威與政治力量，而迫使人們屈從的成分，則有著高度的敏銳嗅覺，她毫不遲疑地表達了作者個人「尊重多元」的價值信念——「尊重多元」的價值信念，使得作者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但同樣是「尊重多元」的價值信念，讓作者對於文化霸權易於摧毀多元文化的發展，備極警戒且直言不諱。

作者月裡教授，身兼「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精明強幹的職業婦女與嚴謹治學的學者專家，在顧家、兼職的忙碌生涯，竟然還攻取了政治大學與廣東中山大學的兩個博士學位，其精

進力與堅忍力十分驚人，也讓作為系上同事的我深感敬佩與不忍！但她也難免在身兼數職而體力透支的情況下，積勞成疾，受盡病魔的摧折。

讓我們再度感到驚奇與欽佩的是，她竟然從中風、失語而半身癱瘓的幽暗谷底，舉步維艱而跌跌撞撞地攀升上來。她在短時間內邁開了復健的艱辛步伐，並且儘快重新站上講台，她更抱病持續著對馬華穆斯林的學術研究。

如今這項研究終於呈現了輝煌的成果，《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一書即將面世。此中，月裡教授本人生命力的強大、堅韌，固然讓人感佩，而朱泮源教授在髮妻罹病時，不離不棄而悉心守護，並且不斷鼓勵愛妻重執教鞭、持續研究，這深厚的鸞鵲之情，在人心澆薄的社會，更顯得難能可貴！

筆者有幸提前拜讀本書，並遵囑撰為序言，因此將本書的學術貢獻、作者的堅強毅力、患難夫妻的深重情義，表達個人的無限讚佩！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

釋 昭 慧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7 日

序（三）

經過逐字拜讀鄭月裡老師的《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的著作後，更加深刻體會到「學問自小處著眼」的意涵。馬來西亞信仰伊斯蘭教的華人，雖不及總人數的百分之一，但是鄭老師經由田野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卻讓讀者有機會知道這些華人不僅承受著在異國他鄉生活必須面對的種族衝突、文化衝突、宗教衝突，還得面對著父母家人、親戚朋友以及自己生活調適的諸多困擾。

此外，拜讀這本著作最大的收穫是，讀者得以深入了解馬來西亞六百多萬華人的處境；以及馬國政府透過宗教信仰藉以凝聚該國馬來人及其他少數土著族群的國家認同，卻給居於馬國第二大族群的華人帶來許多國家認同的困擾。特別是馬國憲法將伊斯蘭教列為國教，雖然憲法也給予國民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權利，但是馬國政府卻另設宗教法庭處理家庭、婚姻等事宜，致使民事法庭經常無法發揮類似爭訟的司法功能，而讓包括信仰伊斯蘭教的馬國華人，以及信仰其他宗教的馬國華人，同感申訴無門。

鄭月裡老師在這本著作中援引史料指出，東南亞諸島嶼在尚未普遍信仰伊斯蘭教之前，約於西元第二世紀初，馬來半島即已進入「印度化時代」，在今日馬來西亞吉打的默薄河、牟

打河一帶建立了第一個印度化王國—狼牙修；當時印度人經馬來半島北部的地狹進入馬來半島地區，直到西元第十四世紀，四個印度王國先後在半島上興起。惟其如此，華人移民亦不遑多讓。鄭月裡老師引用《漢書·地理志》文獻指出，古時候即有從中國南方沿岸航行途經馬來半島可至印度的航線，當時錯過季風或因貿易等因素，必須停留當地進行活動的商賈，即稱為「住蕃」，這些「住蕃」數年的華人商賈可說是第一代華人。到了唐宋之後，類似情況的當地華人更多……。

其實，上列引述的資料促使我不斷思索的問題是，號稱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何以無法跨過越南北部？迄今中南半島各國宗教信仰仍以南傳（小乘）佛教為主，還有印度文明古國吳哥王朝遺蹟留存後人憑弔！而又為什麼伊斯蘭教得以在西元第十五世紀之後，幾乎完全取代佛教、印度教而成為南洋諸島人民的宗教信仰？鄭月裡老師給予的答案是，麻六甲王國的興起以至強大，與伊斯蘭教傳入南洋關係密切，伊斯蘭教是透過通婚與貿易使人們接受其信仰。

華人「住蕃」海外不是也多與當地女子通婚嗎？他們遠赴異鄉不也正是為了貿易嗎？不容否認中華文化是古老的文明之一，但似乎談不上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宗教信仰，或許因此，當佛教或印度教在今日南洋諸島走向沒落，取代的不是同具悠久歷史的中華文化，而是更深具信仰使命感的伊斯蘭教。鄭月裡老師在其有關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的論述中，不時顯示大部分的華人不但蔑視華人皈依伊斯蘭教的作為，而且不願與華人穆斯林通婚，更遑論與馬來人穆斯林通婚了！我想這正是今日當地華人與馬來人之間最突顯的矛盾。

鄭月裡老師是本校宗教學系的資深教師，也是本校《海外華人研究中心》的成員，多年來，這個學術中心在多位老師的努力耕耘之下，以及積極參加《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學會》年年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已經具有相當規模的學術成就；鄭月裡老師從宗教研究著眼，探索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的處境，應該也是全體東南亞華人必須面對的問題，這本著作從而成為類似研究之中的佼佼者。本人忝為本校《海外華人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在出版這本著作前，希望由我代表寫序，實感殊榮；由衷希望這本著作對於馬來西亞朝野處理華人及華人穆斯林的問題上，能夠產生學術性的偉大貢獻。

玄奘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主任

陳 偉 之 謹識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 日

自序

針對 Samuel Huntington 所謂五大 civilizations，會產生 clashes 的主張，本書提出在中文裡，究竟 civilizations 是「文明」？抑或是「文化」的問題？以及 civilizations 相互間是 clashes，意即「衝撞」，或者「矛盾」、「融合」……等等的問題？接著，提出華人穆斯林是否馬來西亞的「邊緣」族群？成為穆斯林，就成為馬來人嗎？華人穆斯林的認同具游移性嗎？從研究他們，是不是最容易看出 civilizations 的衝撞（clashes）？等問題。作者在給予界定和假設之後，以十年時間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書研究途徑主要為民族學和人類學，輔助的途徑有歷史學、社會學、宗教學等。作者深入田野實地作系統的調查，從而獲得第一手資料。田調地點包括西馬的吉隆坡，雪蘭莪州的巴生、吉蘭丹、士毛月，森美蘭州，馬六甲州的亞羅亞野、馬六甲市，柔佛州的居鑾、新山、新邦令金、吉蘭丹的哥打峇魯和布賴；東馬：砂拉越州的美里和古晉。對 101 位華人皈依者，進行問卷及深度訪談。也從所蒐集的古籍、報刊、剪報等，分析族群關係。

本研究發現：華人穆斯林在馬來西亞，還看不見整體性相互融合，只能看到部份融合的現象，因此，距離整個族群同化

的路途仍極遙遠。事實上，同化與融合都是極高遠的想像，在實際生活中並不可能，而只是一種因地甚至因人而異的多元性混雜。

研究海外華人原已不易，本書處理生活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穆斯林，則更困難。因為這一小「群」華人，散居華人與馬來人社會的各個角落，要研究他們就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以及金錢。在鑽研與撰寫的漫長的十年歲月中，有幸得到許多師、生、親、友和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的幫助，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

首先是博士論文的撰寫。特別感謝我政大民族系兩位師父：陳鴻瑜及張中復教授的指導。從論文題目擬定、架構建立、問卷設計到審稿修辭，皆不辭煩勞，詳加指正。陳師與張師治學嚴謹、求真求實、思路清晰，是我學習的好榜樣。尤其是陳鴻瑜老師，他對於我的問卷調查，助益甚大，真是令我沒齒難忘。

論文口試委員宋光宇、湯熙勇、李盈慧、陳佩修、蔡源林，從不同的角度提問，以及七個學年之間，系上老師們的關懷與教導，均為草成論文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馬來西亞 8 次田調及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承蒙「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協會（MACMA）」Maswani 女士熱心：幫忙寄、收問卷；「華社研究中心」提供報章資料；鄧珮君小姐幫忙口譯、翻譯馬來文，甚至犧牲假期，駕車載我去柔佛、馬六甲、森美蘭作田調，以及她的姨媽在吉蘭丹的幫忙；Osman Chuah 博士協助訪問；Amin Lum 在吉蘭丹的帶領，讓筆者見到很不一樣的皈依華人穆斯林的生活及其家中的擺設；Rosey Wang